

廿年
种柳

姚敏——著

十年种柳

姚敏 |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昔年种柳 / 姚敏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2.10

ISBN 978-7-5057-3097-7

I. ①昔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1581号

书名 昔年种柳

作者 姚 敏
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
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格 690×980毫米 16开

17印张 150千字

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57-3097-7

定价 32.00元
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
邮编 100028

电话 (010) 64668676

..... 1。

许多时候，阅读像是在热带雨林穿行。密集而妖异的绿色植物，危险美丽。惊喜，魅惑，恐惧，迷恋，陷溺，亡失方向。

行李箱常年放在床边，假装是一个随时可以上路的人。

阅读与行走，始终是最热爱的，切入生活的方式与角度。因为它们，生之自由与梦想，仿佛仍然可以期待。

七月，搬到城郊的湖边住下来。虽然日子仍然是早出晚归周而复始，但因为住在水畔，时间似乎就此慢了下来。夜里坐在露台上，看着远处黑夜湖面上倒映的霓虹和天光，心中觉得安定，仿佛一生可以就这样一直坐下去，地老天荒。

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杯茶。一双脚，一条路，一个远方。日子如果就这样流水不息，朝朝暮暮，万水千山。岁月再深，也可以无惧无畏，生死相忘。

孤独的人是幸福的。

2。.....

在电影《潜水钟与蝴蝶》的片尾，所有坍塌的山河、冰川重新一一归位，镜头缓慢地倒带，一切都渐次复归于原初的样子，似乎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，亘古洪荒如史前时代。

一定很少有人会耐心看完这个漫长的片尾镜头和致谢字幕，整整持续了近十分钟。听着片尾曲*All The World's Green*，汤姆·维茨的歌声，苍老，沙哑，缓慢，沉吟，关于梦想，关于爱，关于枷锁与飞翔。那一夜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，直到所有的声音和影像消失，世界寂静无声。

鲍比依靠全身唯一能够活动的左眼，靠眨眼完成了自传《潜水钟与蝴蝶》，被摧毁的世界，因为爱，因为信念和坚持，得以重建。肉身沉重，只有灵魂和思想是自由的。活在这个世上，人人都有自己的困境。心陷囹圄，要如何才能找到一段幽径，一隙光亮，让灵魂飞往旷野与天空。

3。.....

写作提供的，只是一种自由的可能。

用文字记录心情，是多早以前的事了呢。好像已经忘记了源头，而真正的写作却又似乎从来都没有开始。我是一个一直在等待的人，而等待的是谁，是什么，年深日久，也已经渐渐忘记了。

翻拣这些年来零零碎碎写下的文字，是候鸟飞过时光留下的虚白的影子，缺少真实的温度。在一个速朽的时代，将时光耗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上，是一件令人不安和难以理解的事。藏地书之后，我在一片追问声里始终沉

默，不愿意跟随惯性写作快餐式的文字，仍然持续的只是夜深人静之后入定式的阅读与散漫书写。因为慢下来，远离热闹和喧嚣，看得清楚更多的真相。人的执著，妄念，虚荣，浮躁，脆弱，不堪一击。杂草丛生，荆棘遍地，颠踣跣足前行，哪里还有自由可言。

4。

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述传。文字的呈现无论如何曲折，隐晦，迢遥，荒芜，最终仍将把阅读者带向真实而非虚构。所有的写作，最后终将走向心灵史层面。我喜欢的文字，都有时光沉淀的气质。

夏天，读完了远藤周作的《沉默》和《深河》。我们到底要去往何处，时间无法给予答案。人类朝向内心的探索艰深幽微，永无止境，表达的源泉亦不会枯竭。

九月，将又一次独自去往色达。

这本书，这些片段的文字，仅有的意义，只与时光有关。

“那些使我梦想成空的东西，正在火车站上彷徨。我从十万英里远以外的地方来，没有带一样东西给你看……”，维茨的这首歌，总让我想起，千山万水，远走高飞。

这是我能够想到的，这些文字献给你，唯一的理由。

壬辰夏月。鹤鸣山。

第一辑

万物生

001

·

第二辑

空白时光

053

·

第三辑

幻影书

139

·

第四辑

独立苍茫

219

·

后 记

247

第一辑

万物生

我们去看荷花吧

夏天的馈赠如此丰盛，在睡莲与睡莲之间
还有什么是不能盛开的隐秘呢
种莲人，你沉默不语。你知道
我一直是不肯说出热爱的少年

把我埋在这春天里

旧历年走得异常缓慢，余兴未尽一样，在新年初月徘徊勾留。而春天已经不管不顾地往前跑了，一下子就跑到了三月的门槛前。上班路上朝阳灿烂，隔离绿带里一树一树海棠明媚照眼。春天的美总是令人无言以对，我已经习惯对美好的事物安静沉默。又想起东坡诗句，“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虽好不留诗。”多年后我才明白东坡此句和王十朋的“杜陵应恨未曾识，空向成都结草堂”都不过别有怀抱，而杜甫千篇诗章不著海棠一字，只因生母名海棠，为长者讳。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曲解了，以为再纵横的文字，也总有一些美丽，是他毕生也不肯去碰触的禁忌。

春天的美是匆忙的，容不得人从容，一场咳嗽就错过了。我想着当年茅屋里的人怕也是这样终夜咳嗽的。春天的空气里充满诱发咳嗽的微粒和粉尘，正是春色三分，二分流水，一分尘土。夜里路过百花潭，看见河畔有白色的花树，樱花还是梨花看不分明。想着小城郊外的桃花村，一场暖阳，一场雨后，桃树上长满了粉色的芽苞，春天正在盛大地集结。猫在夜里凄厉地叫唤，此起彼伏，心惊肉跳。幼年时听见这样的声音觉得羞耻、恐惧，一群诡异的发情生物。夜那么静，每一扇墨色的窗帘后，那么多双耳朵，心照不宣的缄默，都像是这一场交配行为的同谋，让人无端生出恼恨，恨这春暖花开原来不过是一场集体的交媾，赤裸裸的欲望器官的展览。

乍暖乍寒的天，气温忽升忽降，阳光照耀的午后，一切都变得温情美好。在浮躁潦草的生存里，阳光和夜雨是华丽和奢侈的。元宵前的那一个雨

夜，回家路上穿过倒映在雨水里的霓虹，此时的城市变得寂静寥廓，那一刻，让人觉得可以老死此地。年少时不断迁徙的勇气慢慢流失，我贪恋春天的短暂，渐渐变得无礼，不爱回应他人的问候。二十年前同桌的女生，多年后重逢，依然有当年喜欢的天真质朴，多愁善感、伤春悲秋的天性被活泼率真压下去了，是一直被宠爱和呵护的人生。互相留言，却不过只是自说自话，无法回应，无法交谈，害怕终于要无言以对。我所珍重的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意，是保持靠近的愿望和适度的距离。彼此拥抱，江湖相忘，都可以是善意而温暖的。如同这忘言的春天，梅在江南想念《白云谣》，而庄生留言道：黯然黯然，春正发生。温风似酒，朋契如金。

2011·3·1

人 日

薛道衡聘陈，人日思归，作诗云：“入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”江南士子初闻之下，嗤笑不已，待后两句一转，莫不叹服。

然而在春天写下这样句子的人，终归薄命。“空梁落燕泥”，如同谶言，一场虚假繁华，烟花般散尽。

一连七日的凌晨，都有人放肆地燃放烟花。那些深夜寂寥的灿烂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无眠的夜里静静倾听。一夜一夜在此起彼伏的声响里睡去，守着一室墨一样的深黑，不曾动过掀帘的一念。曾经那样迷恋烟花的女子，竟一年年失去仰望夜空的欲望。果然是一念起，万水千山，一念灭，沧海桑田。失去伤春悲秋之心，似乎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，如同某一个遥远的春天，转身离开栖身两年的小学校，望见山阴道上渐渐模糊的金色雏菊，零落在时光里，竟洒散成一张霉渍斑斑的黑白旧照片。

看到留言，十六年前的一场春雪。他说历历在目，而我已经忘了。记忆如同沙漏，时间流下，沙粒沉下。这个春天，我忘记了许多东西，只记住了林莉的句子，她说：“我的心有多干净，你不知道也无妨。”

2010·2·20

又见人日

又是一年人日，草堂例有祭祀仪礼。“彩胜年年逢七日，酴醾岁岁满千钟”，传说这是女娲抟土创世的第七日，于鸡狗猪羊牛马后，人之初生。酒至酴醾，满城醉客。立春之后，空气里的凛冽清寒已悄然消隐，渐渐充盈骚动不安的二月气息。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”，绿意已在枯草丛中一点一点往外冒。正月初五临走前在小城郊外吃饭，一弯流溪睡在茂密枯黄的斑茅草之中，麻雀在河畔枯枝上唧唧喳喳，忽觉人世荒芜，岁月悠长，可以永远这样心无旁骛地陪在父母身边，如幼年时在燕子筑巢的梁下厅堂，帮着写春联的父亲磨墨，裁纸，编对子，闻见母亲在厨下炸出酥软松脆油馍的烟火之香，心中喜悦安稳。

中原女友问春消息。今岁岁寒，并不闻春声，且唯愿这样的清寒天气继续得更久一些。昨夜在金沙的满园虹霓里，依然还闻见梅花满树幽香，这应是梅花花期最久的一年了。在最冷的冬天，热烈持久的绽放，是一场盛大隐秘的欢会。梅在博客里放上了费玉清的《花好月圆》，“浮云散，明月照人来”，就是这样的初春夜晚，走在夜阑人散后浮华氤氲的街巷，夜气里流荡的花木清芬，醺然酒意，渐起的雾岚，时不时冲上夜空的一蓬烟花……

春天还没有真正开始，就已经令人怅惘。也许只是因为，每到春天，总想起萧红《小城三月》戛然而止的结尾：“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来。”

2011·2·9

万物生

池塘的绿藻一夜之间又冒出许多。隔日便有工人一撑木筏，一站岸边，牵一浮绳，自此岸至彼岸，慢悠悠将它们归拢一处。我从湖边过，心想何必多事，任其蔓延，盎然涨满一池，绿意潋滟，岂不也极风雅。

万物生长。湖边的垂杨柳已将一池水染绿，窗外的一排老银杏裹上一层榆钱一样的新叶。邻人屋檐的一挂木香，两三夜就开得热闹了。我在夜里将一盒鲜奶倒进酸奶机，早晨起来，已经成了豆腐脑样莹白诱人的一钵。春夜也是一个巨大的发酵容器，百草千花，风月万物，都在夜里酝酿和膨胀。

梦竟然也做得有章法有故事起来，从未谋面的祖母，穿了富丽的红裳，气度雍容地安排自己的后事，指挥若定，一一向众人嘱咐和告别。我约略尚在十四五的年纪，站在她的楠木大棺前，直视她威严沉着的眼神，看她从容不迫地睡进去，心中虽惊惧，却不露声色。然后就听见雨儿起床开灯的声音，訇然一声，魂飞魄散。

枕边书换了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孟元老对旧日风物不加拣择的白描，细心打捞的往日记忆，琐碎而温暖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放在枕边日久，经冬历春，寒夜里与狐鬼为伴，颇不寂寞。书中多有雅狐雅鬼，数载与人各踞一隅，相安无事。夏日纳凉，但各闻琴棋声。《滦阳消夏录五》更有与狐友者，每宾朋宴集，招之同坐，相谈甚欢，唯闻其声不见其形。强使相见，辄慨叹“相交者交以心，非交以貌也。夫人心叵测，险于山川，机阱万端，由斯隐伏。诸君不见其心，以貌相交，反以为密；于不见貌者，反以为疏”。

深以为然，种种魔障，皆起于心，而心底光明，鬼狐何害。

但入春以来，心境渐至浮躁蠢动，不复安宁。灯下翻书，见一干雅鬼在鄱阳湖畔沽酒谈鬼论诗，良夜对景，多有风雅句。阳羨鹅笼，幻中生幻，待一语说破，霎时间微风飒起，尽化为薄雾轻烟，蒙蒙四散。一刹那霍然惊动，不知身居何处，望见紧闭的窗帘无风自动，竟心中大不自在不妥起来，惶惶然一屋子的冷浸浸。想起近来梦多，怕是心中有鬼，鬼便夜梦相扰了。一起意便将手中书远远抛去，却又见翻落在一折痕处，正记载一书生骑驴赴京师，途中假寐，忽见其驴昂首四顾，浩然长叹：“不至此地数十年，青山如故，村落已非旧径矣。”书眉有我当日铅笔旁批：驴亦蹉跎？心意彷徨，忽然一念便炽热起来。

夜里与江南女友闲话《安持人物琐忆》里才子佳人的八卦，刻薄地打碎她的玻璃花瓶。她自意大利归来，在古罗马的废墟记忆里，读我自卓越寄给她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卡尔维诺奇异的天才之书，马可·波罗和蒙古皇帝忽必烈漫长的对谈，那些在时间和空间里并不存在的城市，语言的经纬编织成的浩瀚斑斓的国度。和她说王小波《唐人故事》里执著地追索骨头手串的皇帝，锡兰僧描述的航程，长着狗脸的食蟹猴，热带雨林里的食人树，暖水河里大如车轮的莲花。那些梦想的远方，只有经由文字才能抵达的太虚幻境。

发给她看茵曼的布衣，淘宝已下架的款式，一直收藏而不得的深红粗棉布刺绣的春装。看她迷醉地说起庞贝古城、维苏威火山，在威尼斯的夜里坐小船路过马可·波罗的老屋，那窗户里还亮着灯。年少的梦想成真，美好极了。时光过去，我们的“空气蛹”里，依然住着耽美于天方夜谭的孩子。熄灭许久的火焰似乎又被捻亮起来，这个夜晚忽然想写一本书，建造一座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的城堡，取一个奇异的女妖的名字。

2011·4·13

月边草

月色不见已经很久了。自从搬到城外的高楼，就习惯了夜里坐在露台上等待，等远处黑夜的湖面上泛起的粼粼波光。有时候是雨声，有时候是笙歌，有时候只是霓虹灯火，落在黑夜的水面上，夜气里有奇怪的气流幻觉，像妖异的狐，跼着脚爪跑过荒野的声音。

明月楼高休独倚。城市里，高楼最美好的功用，是用来看月亮。我一直想。

在小城的夜里，那么多次，我们在山上等月亮。蝓蝓儿在草丛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唱，像是睡着了又醒过来的兴奋和迷糊。月色从灌木丛中漫过来，挂在狗尾巴草的露水边，小风一吹就滴落下地，渗进潮乎乎的泥土里。记忆是一件越洗越褪色的旧衣，我们真的一起看过月色吗？有时候，我怀疑所有的细节，都只是记忆一厢情愿的杜撰和修补。六月，看完了库切的《男孩》、《青春》、《夏日》，一个始终像是在独自告别的人，在茱莉亚的卧房和清晨的睡梦里，在家族聚会的餐桌边，弓起紧张的身体。他年纪轻轻，却像一个落寞的鳏夫。在《夏日》里，他选择虚构的死亡和死亡后的真相为自传三部曲作结。即使是自传，其实也是有所选择的，选择性遗忘，或者记录。他说，我们都是虚构者。

月色也会选择来与不来，即使今夜是农历十五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是一个习惯选择性遗忘的人，在聚会中不断地因为不记得旧日话语与场景而瞬间尴尬，被人责怪，让人失望。转过身却依然很快就不记得那提醒的声

音和面孔。

一位长者为我形容夜航飞过太平洋上空的壮丽，繁星浩瀚，璀璨的银河，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搂入怀中。他说，那一刻想到，世界上那些研究天文物理的学者，对着这样的星空，如何再能够忍耐脚下人类的汲汲营营。

曾经沧海，大抵也就是这样。

2012·7·3